

为历史让路 给明天出路

文/一见 摄/杨冰杰

千年古港遗址

9月28日上午，国家文物局举行“考古中国”重大项目发布会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了温州朔门古港遗址考古重大发现。

一时间，舆论沸腾，温州“千年商港”的定位，仿佛一夜之间有据可依。

这是一次改良城市交通环境带来的“意外”，2021年，为缓解交通压力、激活历史街区，温州市计划将望江东路的地面道路改为下穿隧道，将地面改为休闲公园。正是这次挖掘的“一铲子”，让一个“朔门古港遗址”浮出水面，两艘沉船，加上规模庞大的古城水陆城门、码头、干栏式建筑等，可以让人们一睹千年古埠的繁荣景象。

既然古港遗址，保护自不待言，温州市政府决定，暂停在建城市主干道望江路下穿工程，统筹研究、科学论证道路改线，为文物保护让路，同时也兼顾保障民生工程。

一个城市，应有不同的文化构成，人文的古迹，自然的景观，地上的建筑，地下的文物等等。有些“大名鼎鼎”，常态下是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去做出损毁的勾当——当然，特殊时期的特殊背景下，另当别论。也有一些文化元素，是可留可不留、可保可不保的文化标签，它们不是地标，没有列入什么级别的保护名录中，却是城市基本的肌理，最后却不免被风雨飘摇的岁月、如火如荼的城市建设给侵

蚀、给蚕食了。

“三十六坊月，一般今夜圆。”这是北宋绍圣年间温州知州杨蟠笔下的句子，杨蟠整顿温州市容，将古城定为“三十六坊”后，看着“水如棋局分街陌”的温州城，油然而生这句感慨。如今呢？短短数十年的旧城改造，把三十六坊给改得面目全非，福州保全了“三坊七巷”，结果被誉为中国城市“里坊制度活化石”，跻身中国历史文化名街。而温州唯有在文字记载中，还能遥想当年“三十六坊，七十二巷”的“一派繁华海上头”。

任何古老传承，都经不起无节制的折腾。这些年，各地文保单位被破坏的新闻时有耳闻，如云南大理龙首关因为道路扩建被毁，如今变得面目全非，仅剩的几段城墙危在旦夕；世界遗产地福建土楼所在地的南靖和永定，为了发展旅游，村落旁边修起四五个五星级大宾馆，与古村落争地、争资源；徽州隆阜是中国杰出思想家戴震故里，在戴震藏书楼对面，作为隆阜古村一景的横江江心“桃李园”，被开发商变成别墅，戴震故居遗址遗迹惨遭平毁。而早在1924年，国学大师梁启超就曾撰文说：“戴震故居遗址杂草丛生没有保护好，这是乡人之耻、国人之耻……”

而早在2012年，中国文联副主席、国务院参事冯骥才就指出，中国自然村2000年前



江心屿

有360万个，后来是270万个，当时平均一天时间消失自然村大概有80个到100个。那些颇具历史、民族、地域文化和建筑艺术研究价值的传统村落，2004年总数为9707个，至2010年仅幸存5709个，平均每年递减7.3%，每天消亡1.6个。

从城市到乡村，面对文保单位、文化遗存，一些部门的种种“不让”“不退”“不停”“不理”，早就见惯不怪。这种利益趋势下的急功近利和肆意妄为，总会有一股力量在支持着，部门和官员在换取短期效益后，却给城市、乡村的文脉传承留下巨大隐患。我们在很多地方的行走中就不难看到，那些承载历史纵深感的乡愁记忆不见了，那些让一座城市更具个性和魅力的

标注不见了，千城一面和千村一景，已经让我们失去了对历史最基本的认知与认同。

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所有为文明、文化保护做出的让步，都显得弥足珍贵。此次温州在“朔门古港遗址”前的紧急刹车，和接下来将要做出的道路方案调整，与之前旧城改造中我行我素、我情我愿的官僚做派形成巨大反差，就特别为百姓认可，也特别显得执政者的理性和睿智。

为古迹让道，就是为文明让道，就是为城市的历史让道，更是为城市未来的发展让道，并给明天一条更大的出路，这点，应该为决策者谨记。